

〔優選獎〕
下午

李亭儀

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是十五歲，三年後我們在一起，七年過去後我們結婚了。我們用了兩個人三年住院醫師存下來的薪水，和我媽一些早期的聰明投資，在愛河旁買了一小間公寓，才二十年，不算太老，總共三十坪，不大也不小，剛剛好。每坪才十二萬，加上裝潢和一些家具的錢，六百五十萬。反正是在愛河邊，其實我比較想要一打開窗戶就看到海的，但是有條小河就不錯了。

我從小的夢想就是當一個室內設計師，建築師更好，插畫家也不錯，至於小說家，太會做夢，不行。當我第一次看到空空掉漆的小公寓時，我的腦中浮現了它未來的樣子，於是莫名其妙，我就知道該怎麼讓小公寓變成家。

很快，兩個半月後，我們就能從醫師宿舍搬回小公寓了。小公寓的大門沒什麼特別，一大堆鐵桿交織而成的牢籠，似乎在怕著什麼進入，或是怕著什麼出來。玄關的右手邊有一個堪入牆壁裡的大鞋櫃，共有六層，每一層都有一個由下往上拉開的橫木門，門把是很多顏色的琉璃珠子。他沒什麼鞋子，只佔了兩層，而我佔有四層。其實他的鞋子只夠放一層，多放一層是避免我不斷地買鞋子。從我認識他開始，他總是只有一雙鞋子，一雙壞了再買一雙，而且都是黑色，甚至是同一個樣式的。他不准我穿有跟的鞋子和夾腳拖。我們在一起的一年後，我幫他買了雙鐵灰色高筒潮鞋，等他當了實習醫生後，他自己才又買了一雙比較像樣的皮鞋。

玄關的左邊是一間只有馬桶洗手台的廁所，廁所的地板是木頭的，米白色，所以我不准任何人把水潑到地上，或是更糟的，把尿噴到地上。一間不濕漉漉的廁所是很重要的。牆壁沒有貼磁磚，只是水泥漆牆，三面是白色的，有一面是我最喜歡的綠色，水稻田那種讓人嚮往的油綠色。牆上用白色的水泥漆寫著，「What are we doing know?」，我們應該要趁上廁所的時間好好想一想現在或許未來，或是什麼都好，傅斯年校長傢伙好像說過，「人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剩下的三個小時要用來沉思」，三個小時根本就是奢望，我想只要有個尿管的時間就夠了。畢竟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是不沉思的，他們活在日復一日的的生活，看不出是不是滿意，只能說他們很適應。

廁所連著的是一小個空間，用來洗衣服，和廁所一樣的，三面白色，一面是橘色，橘色

牆壁上寫著「還有什麼？」。

我們的小公寓整體而言是個正方形，書房和睡覺的房間和走廊和小陽台最遠的那一面牆是在同一條直線上，同時也都有窗戶，面對著愛河。而玄關的右邊的牆壁延伸到書房的牆壁，有一個L型的書櫃，橫跨整個客廳，面對著廚房。這個L型的書櫃高約兩公尺半，總共可以放約一千本書，我有數過。我喜歡任何書，我喜歡把顏色一樣的书排在一起，雖然說大多數的書同時有很多混亂的顏色，所以我特別喜歡書皮簡單純色的書。

客廳的地板是顏色非常深的咖啡色木地板，不是滑滑的看起來油油的那種，是像門一樣，有些粗粗的，感覺有年紀和故事，沙發是NOVA的，共有三個，一個是三人座的灰淡咖啡色布沙發，還有三個軟軟素色的枕頭，另一個是兩人座的花花布沙發，整體而言是米色的，上面有灰色的印花，還有一個單人的沙發，我很喜歡的綠色和白色的直條紋，配上兩個鮮黃色軟軟大枕頭，就擺在L型書櫃的正前方。

廚房的地板是貼磚的，白色的仿木的磚，長長直直的一條一條排列。廚具大抵是白色的面板加上綠色的櫃子和白色的門把，還有一個同樣風格的中島，中島旁有兩張椅子，和櫃子綠是一樣的。我不讓任何多餘的東西出現在眼前，所有的調味料、食材、鍋子鏟子之類的東西都被放在櫥櫃裡面，所以一眼望去只有綠白或許還有一個正在燒開水的水壺，和一個一

公尺乘以零點六公尺的小櫃子放著很多我收集杯子。

書房有河，我喜歡，雖然書房很小，是一個約四平的長方形，長比寬大約是三比一，不過這沒有算到兩邊的書櫃。地板是像廚房那種的白色，不過是木板。書房的窗戶就在進門的正對，窗戶極大，幾乎和整面牆一樣大了，是比較小的那一面，不過窗戶在離地半公尺的地方停止了，因為那裡有一個水泥臺座，水泥臺座上有像沙發那種軟軟的花花厚墊子。從房間左邊牆壁延伸到右邊牆壁，再緊貼著窗戶的那一面牆，所以它一共緊貼著三面牆，長度就是房間的寬，不長，大約三公尺，夠左右各坐一個人，兩個人雙腳交疊，一人靠一個枕頭，我很喜歡。燈鑲在左右兩邊牆壁上，有三節可以扭曲，總是能喬到最好的位置。寬度比較寬，可以同时並坐兩個人，我喜歡靠在他身上看書看河，看一看就睡著。水泥座出來一點，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靠牆的沙發，兩個顏色一樣，都是深咖啡色的布沙發。沙發上面都是一個鑲在裡面的大書櫃，沒有門。大概可以放四百本書，我有數過。我赫然發現，這個房間的所有東西除了人和書和窗外的風景和偶爾掉到地上的枕頭之外，都是對稱的。

我們睡覺的房間同樣也有大面的窗戶，這次是直接延伸到幾乎地上。房間有三面水泥漆牆，兩面白色，一面是我另一個最喜歡的顏色，偏藍的土耳其藍，這次上面沒寫字。窗戶不是平的，有延伸出去一點點，弄成一個四角窗，可以晾衣服。有一個白色搖椅背對著河，搖

椅旁是一座立燈，白色的桿子，燈罩是很多白色的碎花剪紙弄成的一顆大球。床罩是淺咖啡色的，大概是地板的一半淺，枕頭是和牆壁一樣的土耳其藍，床頭正對書房，側對河，這樣我們睡覺的方向就和河同向了。大大軟軟的雙人床，我喜歡他把我推倒在床上時，我稍微彈起來的感覺，那會讓我不知道床很軟。我也喜歡抱著他睡覺時，睜開眼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河。

陽台和我們睡覺的房間中間有一小條走廊，那邊只足以直放一張臨時的咖啡色小桌子和兩張臨時時的咖啡色椅子，我們會坐在那裡野餐，我當然會坐在面向河的那一端。而他会背對河，看起來暗暗的。有時候我們也會把桌子椅子搬到小陽台野餐，小陽台連接廚房的那一面有扇窗，可以從裡面拿食物到外面，但是當我們在小陽台野餐時，小陽台的寬度只夠我們併座，這樣也好，我們可以一起看河，河好美，美到有一天我覺得我們會一起被吸下去。

然後就是真的有那麼一天，我們一起掉下去了。我很驚訝我不害怕，我為我的小公寓感到開心，小公寓有河，有美麗的打扮。而我有他，所以我不害怕。

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看到黑色和白色的東西在我面前，那是一張紙，上面畫著我未來的家的雛型，我在宿舍的桌上，睡了又醒了，那是一個美好的下午，美好到我不畏懼死亡了，然後他打來了：「欸，明天看電影？」

難以歸類的新意

劉芷好

顯然是讓這次決選評審們最難以歸類的作品，佔全文近五分之四的法式細節描寫，雖有亮眼新意，卻也少了重心，使所有精采細節都只能成為鬆散的下午夢囈。



李亭儀

得獎感言

無可名狀的憂傷，滾來滾去。想要用那樣一個靜靜的文字，吞去所有的憂傷，好像什麼都可以無所謂了。謝謝你，D，謹以此紀念那年的無憂燦爛。

簡介

醫學生一個，想再進入白色巨塔前，能抓多緊，就抓多緊，那孩童的雙眼。